

優選獎作品

# 金針

作者 郭惠貞

處於一種午後憂鬱式的低潮，感覺時間有時候就那樣過去了，如此輕易，那麼靜態，比起經歷過等待的日子更為空白，人情事物逐漸失去了輪廓，像電影結束前的淡出，隔著玻璃框看著這魔幻時刻，抽離了聲音與隱喻，在風景前，空氣裡彷彿有甜美的感覺燃燒起來。

那幕風景非常晶亮，晶亮到讓人睜不開眼睛，高溫蒸騰的路面，青春勃發的日常，金針花開的時刻。站在至高點，最先驚嘆的是明明熱靜的藍天，阡陌縱橫的農田，滿山谷躍動的金黃色花毯，還有妳燒灼的皮膚，和緩的撫觸，視覺與感覺皆飽滿，繽紛、香郁，酸甜有致，雞尾酒似的夏天。

還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鮮少認真規劃一次的出遊，天真以為幸福的極致便是和喜歡的人相處，天光漫漫，路途徐緩，甘心當個居家的女子，妳談論妳的工作所遇到的事，我說些與同學偕往的城市，彼此有什麼幽微與隱密的心緒能立即感知；偶爾沒有說話的慾望也能各自讀書，入睡前為了今天輪到誰去關燈而拌嘴……在長鏡頭的取景中，我們擁有最好的時光，愛與眷戀藏於細節裡隱而不宣。

交往之初，某些朋友得知對象後便客氣的語帶玄機，祝福的話也隱隱欲言又止，但我總自以為是的認為戀愛是兩個人的事，像信仰般深信只要一份單純踏實的愛，兩顆堅定的心，便無須害怕眾人的耳語流言，擁有著完整可期的將來。

直到妳離開，我跌入生活預謀的佈局裡失去想像，在房間裡恍惚，覺得午後的對流雨便是末日風暴，雲影越壓越低，從遠方開始翻湧，接著撲天蓋地襲捲過來，雷聲隱隱作響，整個世界漫天飛懸，混亂顛倒，那些放晴之後的鳥鳴聲，還有樹木枝葉繁盛蓊鬱的樣子，只是電影裡而不是現實。

但末日都是自己的。現實如同妳所說：「妳的未來還很遠呢。」

妳總這樣說。在我與妳鎮日遙望的時刻，若有所指地說。回應妳的瞬間，我略微遲疑，彷彿有那麼一點點無可名狀的欠缺之感，阻擋在面前。儘管我們都深深明白，誰也無法逃離一切，世界往往難以順利運行，時間不停的打磨削平著生命的齒輪，總有一天，會成為沒有稜角的圓，在現實裡來回兜圈。只是我擅於作夢，可以向妳繪聲繪影各種陰沉的場景、人物，或清晰透明的生活，認為人生總該這樣、那樣，但妳皺著眉說，我太年輕，浪漫初綻，雀躍如孩子，才能如此單純明快的相信，且勇於承諾。

後來我說：「我們去看金針花，好不好？」

畫面開始快轉倒退。車子高速飛逝在坦坦的公路上，恍若行走在意氣風發的歲月，放眼所見的未來皆如此開闊。雲被陽光碾薄，如同支離細碎的預言止於信仰，山邊天角透初暈黃的光亮，陽光以試探的步伐穿透入內，妳眯起眼睛，像在找尋盡頭後的世界似的。車身拐彎，折過迂迴的田間小路，妳揪緊眉頭不發一語，逐漸加重油門的力道，引擎聲響隆隆，地勢急遽攀升，我們安靜地在折曲顛坡的山路中循索而上。

夏日午後，幾乎很難在戶外的烈焰中閒步，停妥車，要看花也得走上一段路。妳帶著新購置的單眼相機，在驕陽底下花叢堆裡取景，快門聲啪噠啪噠地特寫近拍，我口乾舌燥，煎熬難耐地等候，偶爾匆匆拍下幾張相片，便不停地催促妳回到車裡，前往下一個亭臺。直到抵達忘憂亭，我趴扶在木欄杆上，視野盡頭的山下，無可依憑的現實還等在那裡，但是現在，轉頭看著大我六歲的妳，這不就是令人心動神移生活嗎？一個幽遠深靜的時空，一位相互珍視的戀人。妳緩步朝我走來，臉頰曬得像火，左手藏在身後，「喏，妳的金珍！」

金針，象徵美麗又富堅忍耐苦的特性，相傳古籍記載金針又名「忘憂草」，一日開一花，朝開而暮謝。當妳在花叢堆裡找出那朵棄世的金針，並遞給我，我認真地說：「何以忘憂，唯有『今珍』。」今世之珍，妳但笑不語，由著我用青春盛美的想像，將它視為偕手相伴的承諾。

賦返以後，窩在床上，妳剛洗完澡的香味與混合著乾淨清爽的涼夜，把夏天搖晃的微微醺人。我們肩倚著肩，蓋著同一條棉被，就著那3C產品微弱的白光，突然妳說，妳最喜歡的一張，是我拍的一幕全景照片，照片裡勻靜的藍天，遠山遼闊，兩名旅者背對著背，有各自的風景，我告訴妳最美的應該是那一地暑氣閃耀的金華，妳淡淡的笑了笑，繼續在黑暗中檢視所有的照片，不知黎明將至。

有時候我企圖翻回的昨日章節，試想一個細微的修改便能扭轉一切，如果當時我沉住氣，在妳偶發性神祕的消失三兩天，約會的時間後只鬱鬱地點燃起菸，對於一切逐漸以沉默回答，我能平靜的翻覽手邊的讀物，而非對妳閃躲的影子感到巨大的恐慌，咆嘯自己的疼痛且不再顧及對方感受，或許，我們能改那寫宿命般的結局。只是原先我預期最壞的結果，不過也就是妳未能放棄過去的某些片段，當共同的朋友悄悄透露出妳因為家庭的因素，可能需要遷出城市時，我鬆了一口氣，以為需要克服的僅僅是距離而已。

然而妳選擇斬斷所有能夠連繫的管道，愛情裡妳用決絕姿態告別，斷然劃清界線，冷靜處理的近乎殘忍。最後一次通話，妳接起電話吐出濃濃地焦慮，匆匆地說臨時被派遣國外出差，趕赴著收拾行李到機場，交代我幾日後到妳的住所尋尋走走，便掛上電話，一聲再見也沒說。

前往妳租賃的公寓，打開門後，當下的錯愕與不安將我緊緊的擁住，不可置信地走入室內，公寓裡已經

清空的一乾二淨，我慌張的替妳撥打電話給房東，他語帶歉意地表示，因為妳離開得很急，新房客又已經找到，才提前進來打掃，而妳交代有人會來領取的作品，就放置在書桌的架上沒有動過，要我拿完東西後將備用鑰匙放在桌上即可。

架上整整齊齊地擺放我留在妳這裡的換洗衣物、牙刷、幾本極力推薦閱讀的書籍，還有一幅鑲了框的照片，那是最後一項物品。環顧著收拾的空蕩蕩的屋子，想像妳當時在屋子裡來回推疊成箱的行李，如同電影場景交疊的手法，妳將離開的身影清晰，我頹然地坐在沙發上卻已淡化的只剩線條輪廓。搬家公司的工人手腳俐落地搬走妳所有的家當，妳拖著一只小皮箱，關上門時不自覺的停下腳步，愣忡了幾秒，好像想起了什麼，我用眼角餘光瞄妳的動向，旋即聽見砰的一聲，是一種接近夢醒的巨響。

那段時間，有時從夢裡掙脫，黏附在臉頰上新的舊的眼淚都結成的薄片，有時候疲極卻無法入眠，便像個倔強不服輸的小孩，緊咬嘴唇劇烈而無聲的哭。我確曾像是某種精神疾病患者，意念始終無法承受，以為世界要崩毀，靈魂將無望地焚燒殆盡。日復日，熟睡前，用快節奏的分鏡下想起過去的相處，我們也有小小的悲傷與細碎的爭吵，我試圖找出妳的顧慮和吞吐，沿著時間留下來的線索，才發現妳是如此輕微，假若妳不皺眉不開口嘆息不出聲嚷嚷，誰都無法察覺，到頭來我只能看見自己每次惱羞時張牙舞爪樣子，種種臆測在腦裡橫生出盤根錯節的森林。

我該向妳說過一個關於金針花典故吧？大意是說古時候有位婦人因為丈夫征戰，便在家居北堂栽種萱草，借以解愁忘忙，從此世人稱之為「忘憂草」。有別於一般記載古代遊子遠行之前，就會先在北堂種萱草，

希望減輕母親對孩子的思念，忘卻煩憂。妳的確如同母親一樣的給我的愛似乎沒有倦怠，總是心疼的笑，等我歸來，像給予一個青春孩子所需要的空間，情感纏繞於日常細微的枝節裡，在妳的親人得知妳的性向，與妳幾乎斷絕血緣關係時，妳卻開始成為至親的角色。

曾經覺得我們是那麽光亮，此後行經了歲月，我逐漸明白某些美好無以為繼而黯然獨身。不再相尋的日子，想像妳偶爾也關心，或說我寧可相信妳也曾關心。直到那天朋友說了嘴，坦言幾度接過妳母親焦慮的來電，探問我們的情況，一瞬間我感覺到糾結，但佯裝平靜地點點頭，像聽一個屬於別人的八卦，小心翼翼地問：「都好嗎？」

妳好嗎？得知消息的當下，我繃緊著全身，心口有種不知該如何言說的落寞和哀傷，腦中卻開始清楚浮現妳在我眼底心底永遠堅強的模樣，妳曾脆弱地看著我，艱難地發聲，我只能束手無策地擔憂，無法相信自己只能眼睜睜旁觀，使不上力，連安慰的語句都說不出。或許我一直努力扮演一個合適情人的角色，是甚麼樣子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是失敗的。妳用自身的力量推使我向前，避開在妳身後，兩人以外的世界醞釀著的風雨。

妳從未深入與我分享過關於妳的出櫃歷程，於是我也順理成章的以為妳不過如同大多數人，漫長的過程中，經歷過衝突、擦傷、退讓與妥協，家人最後會試著放下姿態重新了解，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儘管懷抱著非常渺小的可能，希望能挽救她們視為已脫軌的子女。

但願望並不會帶來劇烈的壓迫。我記得母親第一次垮下臉說不准，逼著我到醫院檢查到底是甚麼情形，

後來改用了許多新聞媒體關於恐怖情人或是吸毒之類的負面報導加以恫嚇，以及到了最後，母親在家庭聚會上莫可奈何的表情，偶爾若有意圖地試探感情狀況，即使仍時常碎嘴，卻也不再堅持反對。

朋友說，愛情始終不只是兩個人的事情而已。妳的父親外遇，母親從此長年抑鬱，盼妳成長，盼妳有好的歸宿，不料妳竟選擇了與社會離異，前幾任女友都因為妳母親哭鬧之故而分手，妳想逃離不可逼視的現實，但母親卻三番兩次地以死要脅……

原生家庭的羈絆是如此之深，妳無能為力。

在探問與不忍探問間，無數的情節飛來復往，究竟是我們低估社會，還是社會辜負了我們？那些我們以為能奮起力搏的束縛，卻還是失足跌落於命定時刻。彷彿當年別時，女子眉眼昂揚，衣袖翩飛，身影還如歌似醉，卻在此際，在最應當的年紀，就得回到既定的軌跡裡，成為溫順婦孺，承擔起另一個生命的悲喜。

是這樣的現實迫取妳我，原來柔軟的未來不再溫和，那些幸福的、懷疑的、忐忑的、沉鬱的，往事都蒙上灰。如同怕驚擾歲月般，小心地自抽屜底層取出妳臨別所贈的一幅相片，那畫面好寂寞，陽光蒸發了所有惦戀的心事，燒灼的下沉氣流從兩旁聚攏，我像懷著厚重疼痛的雲層，忍住雨滴般的忍住自己，不經心的碰觸，便從記憶的表面，滿溢出無所適從的淚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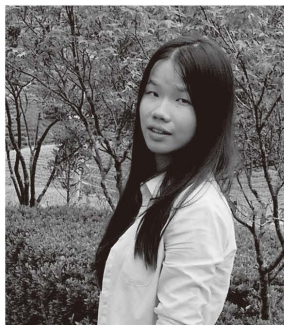
光陰翻湧，當一切收束起來的時候，被遺棄的感覺如此強烈，美好消耗的比夕落山嵐更快，在風裡晃樣而微微顫抖的金針花，金黃色的質的，高彩到幾近碎裂，如酒似的，溫潤與灼燒並進，逐漸推高的層次，彷彿蘊藏的還有時間的精華。回想起來，當時妳並沒有回應，背後藏匿的真正意思，我看不見妳看見的，妳的

抽離，我的相信，以至於我們對於愛，意義歧出。

畫面與畫面交錯，停格在觀景台一隅，致高點的涼亭以金針花命名，曰忘憂，黃昏將至而未至，雲影日照在此際變換，是最為悽惶的時刻，拿著單眼相機的女子背著女孩捕捉燦爛的鏡頭，女孩倚欄遠眺以為風起雲飛世界自由，很久以後，我才明白，何以忘憂？最好的時光裡沒有最壞的傷，心念起伏間，彷彿還能看見，下一秒女子擎著金黃的承諾轉身，慢慢走向前去，兩個人那時，如斯細瑣，纏綿多情。



# 郭惠貞



## 個人簡歷

2013年西子灣文學獎散文佳作

2014年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

## 得獎感言

所謂記憶，或許不是為了領受痛苦，而是珍藏溫暖。謝謝評審肯定與親友鼓勵，還有生命裡來來去去的人。

## 〈金針〉評語

楊翠

〈金針〉的文字流暢、秀麗、深斂、具有詩意，結構看似鬆散，但以「金針」貫串其間，前後扣連，從午后憂鬱寫起，文末，黃昏將至，敘事者「我」因為珍念舊日最好的時光，終而得以「忘憂」。

貫串文本的「金針」，是本文得以成功的關鍵。文中，「金針」既是簡單的明喻——忘憂；也埋藏著更多元複雜的意涵；金針花，萱草，它的忘憂意涵，是連結著女性、母性、等待在內，與文本中的同志情愛，產生有趣的複雜交涉。

文本中舉出兩種「金針花」的典故，其一是一般的文本，遊子遠行，母親等候；另一個典故，則是丈夫遠征，妻子守望。作者援用「金針」意象，技巧地挪用兩個典故，這兩個典故，在這篇作品中，一方面是相互衝突的，二方面是相互結合的；通過衝突，彰顯出同志情愛與原生家庭的對立；通過結合，表達了對同志戀人的思念與守望。

首先，對於〈金針〉中的同志戀情而言，「金針花」中的母親守候，與妻子守望，兩個典故是相衝突的；「金針花」典故中，原生家庭「母愛」的溫暖與等待，在〈金針〉中，卻是折散同志戀情，取消愛情溫暖的首謀，母親的溫暖，與敘事者「我」和「妳」的愛情想像，恰好對立。作者藉此彰顯出「禁忌的愛」與原生家庭、主流社會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其次，〈金針〉卻又巧妙地将兩個典故中的對立性，轉換為同一性；文本中，年長六歲的「妳」，對待敘事者「我」：「確如同母親一樣的給我的愛似乎沒有倦怠，總是心疼的笑，等我歸來。」透過這一段敘事，等候的母親與守望的妻子（戀人）的意象，產生了疊合。

整體而言，〈金針〉中的記憶光色，從暗淡而清明，從憂鬱到忘憂，有如一則關於「禁忌的愛」的深刻寓言。